

唐伯虎先生外編卷之二

吳郡何大成君立甫



○一集伯虎遺文

譜雙序

諸局戲類有譜彈棋樗蒲五木雙陸打馬采選葉子
張柬之李臯羽諸公皆嘗經意然不過適興酒次而
已司馬公著七國棋則則右秦而左齊楚尊王室而
卑伯功劉歆之撰漢官儀則則列右官名以見師師
之列不無意義寓於其中今樗蒲彈棋俱格廢不傳

打馬七國棋漢官儀五木等戲其法具在時亦不尚
獨象棋雙陸盛行象棋神機集不見傳今惟有金滕
七着雙陸格不獲見今止有譜雙潤鄉沈君博雅之
士也梓之以傳好古者暇日示僕因論及古人雙陸
偶憶得數事遂箋於其後昔朱仲晦譏賤其廢日余
謂儒者焉往而不學苟存心於一藝推其術以應世
若以象棋觀之車有衝突之用馬有編列之勢士有
護內之功卒有犯前之力斯可以論兵矣以雙陸言
垓不可虛門不可開積則量輕重遲則計緩速敵不

可縱家不可失斯可以論文矣則二家之戲雖不及
司馬公與劉敞之意義然亦非漫然酒次之物也因
書譜後云

記

守質記

天賦於吾躬者曰質質有清濁高下萬萬不同之質
不亂於物誘不惑於聲淫五常之間不虧賦稟故人
以守質稱之余謂人難乎質也質難乎全也守也允
文居二三難之間而爲再萬萬人之所者又萬萬不
同之一二爾以萬萬不同之中幸有一二全其天賦
之質者放於利欲肆於舛異者又萬萬不一二全其
天賦不爲衆物所誘奪確乎其不可拔堅乎其不可

亂整不可紊守夫天之所賦而不失又再萬萬之中
不一二者金允文名炳與余交者二十有餘年真質
直其爲人也人之貌而天此蓋人之稟受之異而天
之賦之者固不以彼此而爲之清濁高下也聖人者
出博之約之必使全其天之所賦而後已天之所賦
者何陰陽五行人之所稟者何男女五常之賦於上
而人稟於下陰陽或差忒五行或偏頗男女之分形
五常或輕重是以萬萬不同者之分焉中有全其天
之賦稱爾易易矣迺詳記之

尺牘

答周秋山

遠承存錄兼以珍貺自揆鄙淺何以堪之別後兩閱
寒暑閉門讀書與世若隔一聲清磬半盞寒燈便作
闍黎境界此外更無所求也

論一篇

蓮花似六郎

嘗讀史唐武氏幸張昌宗或譽之曰六郎面似蓮花
丙史楊再思曰不然乃蓮花似六郎耳嗚呼蓮花之
與六郎似邪不似邪縱令似之武氏可得而幸邪縱
令幸之再思可得而諛邪以人臣侍女主黷也昌宗
之罪也以女主寵人臣媵也武氏之罪也以朝紳嬖
幸諂也再思之罪也古之后妃吾聞有葛覃之儉矣
有樛木之仁矣有桃夭之化矣未聞有美男子侍椒

房也漢呂氏始寵辟陽侯其后起飛燕多通侍郎宮
奴沿及魏晉而媠風日以昌矣然未有如武氏之甚
也自白馬寺主而下其爲武氏之所幸者非一人矣
然未有如昌宗之甚也彼其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吹
之則春葩頓萎噓之則冬葉旋榮以故儉夫小人爭
爲譖媚后嘗衣以羽衣吹以玉笙騎以木鶴號曰王
子晉則人皆子晉之矣俄而穉子晉爲六郎則人皆
六郎之矣俄而諛六郎爲蓮花則人皆蓮花之矣然
未有如再思之甚也故獨曰蓮花似六郎夫蓮之脫

青泥標綠水可謂亭立物外矣豈六郎之媠穢可比
邪彼似之者取其色耳若曰蓮之紅艷后可玩之而
心變矣蓮之清芳后可挹之而蠲忿矣蓮之綽約后
可與之而合懽矣金莖之露可共吸焉玉樹之花可
共歌焉薔薇之水可共浴焉上林春暖蓮未開也對
若人而蓮已開可以醒海棠之睡矣太液秋殘蓮已
謝也對若人而蓮未謝可以增夜合之香矣一切奉
宸游娛聖意非蓮花其誰與歸此其尊之寵之之意
極矣而再思猶謂不然將以蓮出乎青泥垢也若六

郎自有仙種不啻天上之碧桃乎蓮依乎綠水卑也
若六郎自有仙根不啻日邊之紅杏乎蓮有時而零
落非久也若六郎顏色常鮮不啻月中之丹桂乎以
蓮之近似者人猶寶焉惜焉壅焉植焉而况真六郎
乎是故芙蓉之帳僅足留六郎之寢茵蓓之杯僅足
留六郎之懽步步生蓮僅足隨六郎之武柳眉淺黛
清六郎以描之蕙蒂同心偕六郎以結之鏡吐菱花
想六郎而延佇戶標竹葉望六郎而徘徊此再思之
意也不惟是也菰蓮者護其風霜防其雨露剪其荆

棘培其本枝今六郎恩幸無比而羣臣若元忠者非
其荆棘乎則竄之如易之者非其枝葉乎則寵之賜
以翠裘恐露隕而蓮房冷也傳以朱粉恐霜落而蓮
衣褪也此再思之意也不惟是也枝有連理花有並
頭以六郎之美蓮且不及宜后之纏綿固結而不可
解矣是故九月梨花后以爲瑞也再思則以九月之
梨不若六郎之蓮百花連夜發莫待曉風吹后以爲
樂也再思則以百花之奇不若一蓮之艷不信比來
常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后以爲悲也再思則以蓮

花常在伴而石榴可無淚極而言之桃李子之不基
可奪也六郎之恩寵必不可一日而奪黃臺瓜之天
性可傷也六郎之情好必不可一言而傷使后與昌
宗如鳶蘿相附如葭葦相倚如藕與絲之不斷夫然
以愜再思之意乎甚矣其諂也嗟乎伊其相謔贈之
以芍藥刺士女之淫奔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
以公族之淫奔也墻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
也刺國母之淫奔也况武氏以天下之母下寵昌
汚穢媼媠無復人禮此尤詩人所痛心志士所扼

筆也是故對御而禡之有如植桃李之懷英矣置獄
而訊之有如賦梅花之廣平矣始許而終拒之有如
途生麻中之張說矣此皆所謂正人如松柏也若再
思者所謂小人如藤蘿也已面似高麗則高麗之人
面似蓮花則蓮花之不知五王之兵一入二豎之首
懸一時凶黨如敗荷殘芰零落無餘而池沼中之
花自若也尚安得六郎之面與之相映而紅哉嗟
乎福生有基禍生有階唐之先高祖私其君之妃大
宗嬖其弟之婦高宗納其父之妾閨門無禮內外化

之是故人臣亦得以烝母后而當時諂諛之子如再
思者若以爲禮固宜也一傳而韋氏三思其蓮花矣
再傳而楊氏祿山其蓮花矣蓬萊別殿化爲鹿聚之
場花萼深宮竟作鶉奔之所而題詩紅葉者且以爲
美譚矣此皆創業垂統之所致也於武氏何尤於昌
宗何尤於再思何尤

表 一篇

擬瑞雪降群臣賀表

伏以

瑞發六花式觀化工之妙 祥徵三白允昭
聖德之符冰鏡飛瓊璇空墜玉萬井之豐穰已卜

九重之泰祉方來恭惟

皇帝陛下 道合混元 心涵太素 宰陰陽之橐

鑰 握造化之樞機 祈谷祈年精意久通於碧

落宜禾宜黍先徵遂兆於玄冥萬里瓊瑤凍起玉

樓之粟一天星斗光生銀海之花上下同雲山川

一色從風翔舞旋驚膈月梨花隨霰飛揚忽訝陽

春柳絮回青山而改白粧金屋以成銀瓊宇珠宮

恍惚神仙之宅銀屏玉案似非人世之居見狡兔
之潛踪想遺蝗之入地聞鴈聲於遠道印鶴趾於
空庭瑤草琪花一望樓臺澄澈竹籬茅舍千家山
郭精神濕飄僧舍之茶煙密減高樓之酒力月明
海嶠騷人回剡曲之舟雲閣山谿豪客覓灞橋之
句忽訝 光明於乙夜兆開饒洽於三農 花萼
樓頭月色溶溶並潔 芙蓉掌上露華湛湛俱零
信 大道之感通乃 靈麻之叶應也 臣等窮簷
寒士深谷鄙儒令名久謝於袁安芳躅設齊乎東

郭坐煨榾柮看玉宇之長輝臥擁梨雲慶瑤天之
不夜收歸詩草掃入茶鑪白戰騷壇莫效惠連之
賦清遊勝地難賡荀鶴之章伏願 學懋光明
道臻潔白 訪韓王之大計 登程氏之真儒
止輦受言馬跡絕藍關之道 閉關謝虜羊羶無
紫窖之幽庶玉燭長熙九埜樂春臺壽域而 理
華永燦萬方安桂海永天

唐伯虎先生外編卷之三

吳郡何大成君立甫輯

○一集伯虎遺事

吳趨唐解元伯虎赴省試有忌其文名壓已者中禍
黜歸行素不羈至是益游酒人以自娛故爲俚歌勸
人及時行樂其辭曰人生七十古來少
掃除幼年後除老中間光景沒多時
又有炎霜與煩惱過了中秋月
不明過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
得高歌急須滿把金樽倒
世上錢多賺不盡朝裏官多做不了官大

錢歛心轉憂落得自家頭白早請君試點眼前人一年一起埋青草草裏高低多少墳年年一半無人掃又題子胥廟云白馬曾騎踏海潮由來吳地說前朝眼前多少不平事願與將軍借寶刀其胸中感憤可想見已見鴻鶴山人陸延枝說聽集

唐伯虎僑居南京日嘗宴一通侯家卽席爲六朝金粉賦時文士雲集伯虎賦先成其警句云一顧傾城兮再傾國胡然而帝也胡然天侯大加稱賞

唐伯虎有嘆世詞四闕調寄對玉環帶清江引其詞

云春去春來白頭空自挨花落花開紅顏容易衰世事等浮埃光陰如過客休慕雲臺功名安在哉休想蓬萊神仙真浪猜○清閑兩字錢難買苦把身拘礙人生過百年便是超三界此外更無別計策其一極

品隨朝誰似倪官保萬貫纏腰誰似姚三老富貴不堅牢達人須自曉蘭蕙蓬蒿笑來都是草鸞鳳鳴皇笑來都是鳥○北邙路兒人怎逃及早尋歡樂痛飲千萬觴大唱三千套無常到來猶恨少其二禮拜彌陀也難憑信他懼怕閻羅也難迴避他枉自受奔波

困頭纔是可口若懸河不如牢閉呵手若揮戈也須
牢袖呵○越不聰明越快活省了些閑灾禍家私那
用多官職何須大我笑别人人笑我 其三 暮鼓晨鐘

聽得咱耳聾春鷺秋鴻看得咱眼朦猶記做頑童俄
然成老翁休逞姿容難逃清鏡中休使英雄都歸黃
土中○笑來不如閑打哄枉自把機關弄跳出麵糊
盆打破酸齏瓮誰是惺惺誰懵懂 其四

又花下酌酒歌曰九十春光一擲梭花前拍手唱山
歌枝上花開能幾日世上人生能幾何昨朝花勝今

朝好明朝花落隨秋草花前人是去年身去年身比
今年老昨日花開又謝枝明日來看知是誰明年今
日花開否今日明年誰得知天時不測多風雨人事
難量多齟齬天時人事兩不齊便把春光付流水好
花難種不長開少年易老不重來人生不向花前醉
花笑人生也是呆 見堯山堂外紀

江陰舉人徐經者其富甲江南六如舉鄉試第一日
經奉之甚厚遂同舟會試至京六如文譽籍甚公卿
造請者闐咽街巷徐有僂童數人從六如日馳騁於

都市中都人屬目者已衆矣况徐擁厚貲其營求他
逕以進不無有之而六如疎狂時漏言語竟坐削籍

按南國賢書徐經係江陰縣學增廣生治易中弘治
乙卯科鄉試第四十一名唐寅係蘇州府學附學生
治詩中弘治戊午科鄉試第一名外紀謂徐經與寅
同鄉舉誤矣

宸濠甚慕六如嘗遣人持百金至蘇聘之既至處以
別館待之甚厚六如居半年餘見其所為多不法知
其後必反遂佯狂以處宸濠遣人饋物則僕形箕踞
譏呵使者使者反命宸濠曰孰謂唐生賢直一狂生
耳遂遣之歸

伯虎雅不喜燒煉一日有術士求見出扇乞詩唐大
書曰破布衫巾破布裙逢人便說會燒銀君何不自
燒些用擔水河頭賣與人士大慙而退

伯虎嘗見降仙令對云雪消獅子瘦乚卽書云月滿
兔兒肥又令對云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乚卽
書云五溪蠻洞經過中洞五溪中

伯虎嘗夢有人惠墨一囊龍劑千金由是詞翰繪素
擅名一時因構夢墨亭晚年寡出常坐臨街一小樓
惟乞畫者携酒造之則酣暢竟日雖任造誕放而一

毫無所苟有言志詩云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爲商賈
不耕田閒來就寫青山賣不使人間造業錢

六如有人求畫若自己懶於著筆則倩周東村代爲
之東村名臣字舜卿蘇州人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吳趨里人號六如居士

私印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又曰普救寺婚姻案主

者見堯山堂外紀

伯虎與張靈俱爲郡學生

靈字夢晉吳縣人

博古相上遼鄴

人方誌來督學惡古文辭察知寅欲中傷之靈挹鬱

不自遣寅曰子未爲所知何愁之甚靈曰獨不聞龍

王欲斬有尾族蝦蟇亦哭乎

見二科志

伯虎舉鄉試第一坐事免家以好酒益落有妬婦斥

去之以故愈自棄不得嘗作答文徵明書及桃花庵

歌見者靡不酸鼻也

見弁州山人稿

唐子畏詣九僊祈夢夢人示以中呂二字語人莫知

其故後訪同邑閣老王鏊於山中見其壁間揭東坡

滿庭芳詞下有中呂字子畏驚曰此予夢中所見也

誦其詞有百年強半來日苦無效之句默然歸家疾

作而卒年五十四果應百年強半之語

外紀作卒年五十三者誤祝京兆墓志可據今正出

伯虎與張夢晉祝允明皆任達放誕嘗雨雪中作乞兒鼓節唱蓮花落得錢沽酒埜寺中痛飲曰此樂惜不令太白知之見外紀

伯虎嘗有詩云昨夜海棠初著雨數朵輕盈嬌欲語佳人曉起出蘭房折來對鏡比紅妝問郎花好奴容好郎道不如花窈窕佳人見話發嬌嗔不信歿花勝活人將花採碎擲郎前請郎今夜伴花眠見論學侯

鯖

伯虎作洗桐圖左列高梧一株孤竦秀特枝葉間有生氣一童子捧盂一老人方袍鶴立灑指作洗滌狀其運筆細潤幾同繭絲惜老人冠首為稚子少損然亦不減連城清秋展翫覺涼氣颯颯令人神爽也

正德丙寅年六如為一狎客作水墨桃杏二枝在一扇頭將伺暇作新詞題之其人持去為狂生大書詩句于前六如見之怒甚取筆泚墨淋漓一抹詩畫盡墨時楊禮部五川儀年方十九在側就案以水筆洗滌新墨狂生之跡幾滅計不能盡去乃因字刪改良

唐伯虎詩集卷之二
久扇亦曝乾遂填補成長相思一調云桃花紅杏花
紅兩樣春光便不同各自逞嬌容倚東風咲東風綠
葉青枝共一叢靜愛碧烟籠六如甚加嘆賞

伯虎壽王少傅守谿詩云綠簑煙雨江南客白髮文
章閣下臣同在太平天子世一雙空手掌絲綸其肆
慢不恭如此 見戒菴老人漫筆

伯虎嘗夏月訪祝枝山枝山適大醉俛體縱筆疾書
了不爲謝伯虎戲謂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枝山遽
答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唐伯虎祝枝山兩公浪遊維揚極聲伎之樂費用之
絕兩公戲謂鹽使者課稅甚饒乃僞作玄妙觀募緣
道者衣冠甚偉詣臺造請焉鹽使者大怒咤之曰爾
獨不聞御史臺霜威凜凜耶何物道者輒敢徑造乎
兩公對曰明公將以貧道爲遊食者與非敢然也貧
道所與交皆天下賢豪長者即如吾吳唐伯虎祝允
明輩咸折節爲友明公不棄請奏薄技惟公所命御
史霽威隨指牛眠石爲題命兩公賦之兩公立就一
律其辭云嵯峨恠石倚雲間 伯虎 拋擲于今定幾年

枝山 苔蘚作毛因雨長 伯虎 藤蘿穿鼻任風牽 枝山

從來不食溪邊草 伯虎 自古難耕隴上田 枝山 恠殺

牧童鞭不起 伯虎 笛聲斜挂夕陽煙 枝山 御史得詩

咲謂兩公曰詩則佳矣意欲何為兩公進曰明公輕

財好施天下莫不聞今姑蘇玄妙觀圯甚明公倘能

捐俸葺之名且不朽御史大悅即檄下長吳二邑資

金五百為葺觀費兩公得檄遂扁舟歸吳投檄二邑

更脩刺往謁二尹詐為道者關說得金果如其數乃

悉召諸妓及所與遊者暢飲數日輟盡異日鹽使者

按吳肅儀謁觀見廟貌傾圯如故召長吳二令責之

令對曰奉明公檄適唐解元伯虎祝京兆允明兩公

云自維揚來極道明公為此勝舉令即畀金如數久

矣鹽使者悵然心知兩公然惜其才名不問也

抄高季迪大全集石牛詩云一拳惟石老山巔頭角
尋蹤幾百年毛長紫苔春夜雨身藏青草夕陽天中
甯望月何曾照盡日看雲自在眠惱殺牧童呼不起
數聲長笛思悠然與兩公詩絕相類意當時鹽使者
以此題而試兩公頗放之極稍改舊作應命耳然不
可致矣如存之以俟知者

唐子畏先生高朗士也一日偶同顧東橋尚書燕于

治平寺坐中客曰宜行一令以佐酒眾皆曰可子畏

獨曰夫行令粧戲可施于官府及接客市井之家蓋官府會聚言談之間恐有差失或致事端而接客之家所集者皆四方之人言語不通故借此了事耳吾輩會集自有道誼雅談何必以此爲樂

見白醉璪言

唐六如雅不喜燒煉一日有術士求見唐問君術何如術士具述其妙以爲世莫有遇之者唐云先生旣有此妙術何不自爲而貺及于鄙人耶術士云此術雖吾所有而仙福不易吾閱人多矣而仙風道骨無如君者今君有此福而遇吾有此術合而爲之鮮不

濟矣唐咲曰如此則易矣吾有空房在北城頗僻靜吾但出仙福君爲脩煉煉成而各分之無不可者其人猶未之悟自造門乃出一扇求詩唐大書于扇曰破布衫巾破布裙逢人便說會燒銀君何不自燒些用擔水河頭賣與人始大慙而去

已見堯山堂外紀而說圃識餘所載特詳因並錄之

有客登山賦詩伯虎作乞兒狀戲謂曰諸君今日賦詩能容乞子爲和乎客大詫已而戲曰試爲之伯虎索紙筆大書一字畢遂行客大咲追之伯虎疊書一

唐伯虎外紀卷之三
上四字畢求去客曰吾固知乞兒無能爲也伯虎咲
曰吾性嗜酒必飲而後作詩君能惠我以酒乎客遂
浮白示之曰若能賦當令若盡醉不然難免若責也
伯虎復大書又一上三字客撫掌相謂曰此可謂能
詩耶益窮之伯虎復書一上二字諸客皆絕倒伯虎
進曰吾待飲久矣真欲先生作詩乎否耶遂舉酒一
飲輟盡援筆續成一絕云一上一上又一上一上直
到高山上舉頭紅日白雲低四海五湖皆一望客大
竒之相與即席盡醉而返竟不知其何許人也

伯虎嘗出遊遇雨過一皂隸家出紙筆乞畫伯虎戲
作海螵數百遂題其上云非螺非蛤亦非螳海味之
中少此君千呼萬呼不出只待人來打窟豚

伯虎與文徵仲交誼甚厚乃其情尚固自殊絕伯虎
希哲兩公每欲戲之一日偕徵仲同遊竹堂寺伯虎
先囑近寺妓者云此來文君青樓中素稱豪俠第其
性粹難狎若輩宜善事之妓首肯已密伺所謂文君
者兩公乃故與徵仲道經狎邪伯虎目挑之妓卽固
邀徵仲若不相釋徵仲悵然曰兩公調我耳遂相與

大咲而別

文徵仲素號端方生平未嘗一遊俠邪伯虎與諸狎客縱飲石湖上先携妓藏舟中乃邀徵仲同遊徵仲初不覺也酒半酣伯虎岸幘高歌呼妓進酒徵仲大詫辭別伯虎命諸妓固留之徵仲益大叫幾赴水遂于湖上買舴艋逸去

伯虎嘗畫臨江一小亭衆山環之一人角巾白帽凭欄遠眺超然有象外意伯虎題詩其上云落日山逾碧亭孤景自幽蒼江寒更急客興自中流詩中蒼字

其左方原點作滄已而更作蒼字正此老傲晚任達處展玩間真令人有解衣盤礴之想可貴也但歲久神已脫幅矣惜哉

伯虎嘗作春圖一幅圖中美人以綠蕉一葉爲簞風味灑然當屬神品

吳令欲于虎丘採茶命役賫牌嚴督諸僧役奉牌需索僧無以應命役卽繫僧歸邑令大怒笞之三十號令通衢僧遑遽計無所出知令雅重伯虎厚幣求之伯虎拒不納一日出遊乃戲題其枷上曰皂隸官差

唐子畏被放後於金閭見一畫舫珠翠盈座內一女
郎姣好姿媚咲而顧已乃易微服買小艇尾之抵吳
興知爲某仕宦家也日過其門作落鬼狀求傭書者
主人留爲二子傭事無不先意承旨主甚愛之二子
文日益竒父師不知出自子畏也已而以娶求歸二
子不從曰室中婢惟汝所欲遍擇之得秋香者卽金
閨所見也二子白父母而妻之婚之夕女郎謂子畏
曰君非向金閨所見者乎曰然曰君士人也何自賤
若此曰汝昔顧我不能忘情耳曰妾昔見諸少年擁
君出素扇求書畫君揮翰如流且歡呼浮白傍若無
人睨視吾舟妾知君非凡士也乃一咲耳子畏曰何
物女子于塵埃中識名士耶益相歡洽居無何有貴
客過其門主人令子畏典客客于席間恒注目子畏
客私謂曰君貌何似唐子畏子畏曰然余慕王家女
郎故來此耳客白主人主人大駭列于賓席盡懽明

唐子畏被放後於金閭見一畫舫珠翠盈座內一女
郎姣好姿媚咲而顧已乃易微服買小艇尾之抵吳
興知爲某仕宦家也日過其門作落鬼狀求傭書者
主人留爲二子傭事無不先意承旨主甚愛之二子
文日益竒父師不知出自子畏也已而以娶求歸二
子不從曰室中婢惟汝所欲遍擇之得秋香者卽金
閨所見也二子白父母而妻之婚之夕女郎謂子畏
曰君非向金閨所見者乎曰然曰君士人也何自賤
若此曰汝昔顧我不能忘情耳曰妾昔見諸少年擁
君出素扇求書畫君揮翰如流且歡呼浮白傍若無
人睨視吾舟妾知君非凡士也乃一咲耳子畏曰何
物女子于塵埃中識名士耶益相歡洽居無何有貴
客過其門主人令子畏典客客于席間恒注目子畏
客私謂曰君貌何似唐子畏子畏曰然余慕王家女
郎故來此耳客白主人主人大駭列于賓席盡懽明

唐伯虎詩集卷之三
日治百金裝併婢送歸吳中

見蕉窓襍錄

伯虎一夕醉歸道遇邏卒被攝見指揮使者使者窮詰之伯虎大咲荅以詩云舟泊蘆花淺水堤隔江邀我泛金卮因觀赤壁兩篇賦不覺黃州半夜時城上將軍原有令江南才子本無知賢侯若問真消息也有聲名在鳳池使者大慚而退

唐伯虎一日浴澡一客過之唐以浴辭客不悅及六月六日唐往謁客亦辭以浴伯虎戲題其壁曰君昔訪我我沐浴我今訪君君沐浴我昔沐浴三月三君

今沐浴六月六

見詩話解頤

伯虎戲題愛菜詞賦得長短句云我愛菜我愛菜傲珍饈欺鼎鼐多吃也無妨少吃也無奈南山芝也在西山芝也在四皓與夷齊有菜不肯賣顏子居陋巷孔子阮陳蔡飲水與絕糧無菜也自耐菜之味今不可輕人無此味將何行士知此味事業成農知此味倉廩盈技知此味藝業精商知此味貨利增但願人知此味此味安能別倉生我愛菜人愛肉肉多不入賢人腹厨中有碗黃蘗粥三生自有清閑福

伯虎嘗作春圖其題詞云春來憔悴欲眠身爾也温
存我也温存纖七玉手往來頻左也消魂右也消魂
○條桑採得一籃春大又難分小又難分惟貪繅繭
合緝綸吃不盡愁根放不下愁根 右調一剪梅 東海
蟠桃花正紅二士行來一徑通不爭他浪蝶狂蜂鴛
鴦核齊下種○喜相逢雲雨重七兩邊情做一番兒
用說甚麼乘龍臥龍大寒來做一孔蟄蟲 右調木仙
子山童背我去尋芳出條鎗入條鎗一度登高遭此
兩重陽不是連七雙玉柱撐不到武陵鄉○鮮魚一

串柳條長望潮郎在中央且對薰風唱箇急三腔雨
過江南望江北桃葉暗木犀香 右調江神子 鴛鴦飛

向蓮塘浴回頭要啄湖田粟蒹葭何幸依雙玉東家
食也西家宿各唱單題曲○東家喫素徒供肉西家
有火無燈燭三人各別誰歡足教他都是半身惆悵
恨沒專房福 右調 床下銀瓶夜來側倒流香

膩從頭到底一湊生雙蒂○前度劉郎去後成何濟
春過矣大家同醉各一般滋味 右調點絳脣 昨夜八
紅沉醉連我大家同睡孤鳳入鸞羣鬧殺不容成配

歡會歡會竟做一場空退

右調如夢令

海峰卷爲鄉前輩金同文先生別號有祝希哲署題
希哲又與唐伯虎各爲一詩而手書之

見弇州題海峰卷後

唐寅字伯虎吳人領鄉薦第一坐事就吏伯虎六而

自宋李營丘范寬李唐馬夏以至勝國吳興王黃數
大家靡不研解行筆極秀潤縝密而有韻度唯小弱

耳

見弇州稅苑卮言

弘治己未給事中華昇林廷玉論敏政齋題先是敏
政問策秘人罕知者其故所昵門生徐經居平日窺

得之爲其同年解元唐寅說由是各舉答無遺寅疎
人也見則矜且得上第爲昇及廷玉所論併敏政下
獄按問經自誣服購敏政家人得之又寅曾以一金
幣乞敏政文送洗馬梁儲獄成敏政致仕經寅俱充
吏一云果敏政家人爲之也

見弇山堂別集

唐解元一札草草其書軟熟亦不惡

見弇州三吳墨妙卷上

幼子兄伯起至以唐伯虎爲其曾大父畫西園圖失
之不能復以爲痛恨

見弇州題周東村賓鶴圖後

周臣別號東村亦吳人所得宋郭李馬夏法尤深其

唐伯虎詩集卷之三
十五
用筆視唐生亦熟特所謂行家意勝耳唐每有酬應
多從臣磅礴始落筆見弁州稅苑厄言

正德末待詔困諸生而伯虎爲山人以老寧庶人慕
其書畫名以金幣卑禮聘之待詔謝弗往伯虎往而
覩庶人有反狀矣乃佯爲清狂寧使至或縱酒箕踞
謾罵至露其穢庶人曰果風耶放之歸歸二年而庶
人反伯虎已卒矣見弁州稅苑厄言

吾吳中以詞曲名者祝京兆希哲唐解元伯虎鄭山
人若庸希哲能爲大套富才情而多駁雜伯虎小詞

翩翩有致鄭所作玉玦記最佳他未稱是

見弁州山人稿

伯虎戲題二女踏鞦韆其詞云二八嬌娥美少年
楊影裏戲鞦韆兩雙玉臂挽復挽四隻金蓮顛倒顛
紅粉面看紅粉面玉酥肩並玉酥肩遊春公子遙
指一對飛仙下九天

伯虎有滿庭芳惜奴嬌二闕其詞云月下歌聲風前
笛韻遙思當日風流枕邊言語猶記在心頭玉佩叮
嚙別後恐惆悵永巷閑幽行雲去纔離楚岫却又

瀛洲○僊境裏竒逢姝麗端好綢繆羨金桃玉李鳳

偶鸞儔一個文章清雅一個體態嬌柔誰念我雕欄

獨倚一日似三龜右調滿庭芳春從天上來春霽和

風扇淑沁園春景巧安排花柳分春有流鶯宿單衣

初試探春令喜的是畫堂春滿錦堂春足那更慶春

澤畔正雪消春水來有魚遊春水分萍綠○玉樓志

盡日初長忽看海棠春放春光好看無拘束又何如

登帝春臺賞漢官春謾醉春風中齊唱徹宜春令曲

休輕放絳都春光武陵春去春雲怨惹愁眉蹙右調

清奴嬌

伯虎又作風花雪月四闕其詞云風嫋嫋風嫋嫋冬

嶺泣孤松春郊搖弱草收雲月色明捲霧天光早清

穠暗送桂香來拯夏頻將炎氣掃風嫋嫋野花亂落

令人老右詠風花艷艷花艷艷妖嬈巧似粧鎖碎渾

如剪露凝色更鮮風送香常遠一枝獨茂逞冰肌萬

朵爭妍含笑臉花艷艷上林富貴真堪羨右詠花雪

飄飄雪飄飄翠玉封梅萼青鹽壓竹稍洒空飛絮浪

積檻聳銀橋千山渾駭鋪鉛粉萬木依稀掛素袍雪

飄飄長途遊子恨迢迢右詠雪月娟娟月娟娟乍缺

月作月夕...
鈎橫野方圓鏡掛天斜移花影亂低映水紋連詩人
舉盞搜佳句美女推窓遲夜眠月娟娟清光千古照
無邊 右詠月

伯虎與客出遊見一菓園茂甚乃戲踰垣盜菓忽墮
廁中諸客從牆外伺之寂如也客私謂伯虎且已飽
啖矣一客少年曰吾輩盍往從之遂先諸客踰垣亦
墮廁中見伯虎蹲踞其右曰君亦來享此耶幸勿言
當與諸君共之少頃客相繼踰垣俱什廁中伯虎相
顧大咲其狂誕如此

伯虎遊張公洞題詩云仙都許借壺中景雷部分開

洞裏天石徑螺旋防失脚藤崖虹捲倒摩肩乳泉冷

浸騎驢跡瑤草叢生種玉田人未曾來難與說得來

亦是有前緣 張又玄曰此詩集中失載有石刻公手
書寄謝博仙且跋云勝地須急覽當

議作
圖云云

余子容弁訪唐子畏于城西桃花塢別業子畏適往

山水小筆詩云青藜竹杖尋詩處冬在平橋綠樹中

紅葉沒脛人不到野棠花落一溪風余曰詩同佳相

恐脛字抑平聲未安子畏曰出何處余答以老杜云

唐伯虎詩集卷之三
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子畏躍然曰幾
誤矣遂改紅葉沒鞋人不到吁子畏之服善也如此
與世之強辨自是者殆逕庭矣

見烏衣佳話

伯虎一日與諸友人浪遊大醉時酒興未闌徧索杖
頭無有也乃悉典諸友人衣以佐酒資與諸友豪飲
竟夕忘歸乘醉塗抹山水數幅明晨得錢若干盡贖
諸典衣而返其曠達如此

錫山孫寄生談

伯虎應試南都偶因出遊見樓上一美人以目挑之
伯虎亦致慇懃焉美人者某揮使女也慕伯虎才名
暗以手書訂桑間之約期以八月十五試畢赴之伯
虎因浪遊出偶爲友人發其篋中私藏驀見此書即
懷之伺畢試夜其友盛招賓客留連伯虎酌以兕觥

伯虎堅辭不得頽然一醉其友冒往與其女歡洽已
爲其父揮使所覺男女俱被殺比伯虎醒時漏下四
鼓矣因暗赴其期中途喧傳某揮使家以姦情事發
殺人變起伯虎大驚趨避獲免于難噫亦奇矣
錫山孫寄

談生

六如與守溪王先生鑿陽山大石聯句云峻極惟崧
嵩嘗聞吉甫誦寅石冷者何爲勢若與之共偶來試
春衣蹇足解塵鞞鑿登原路屢迴入門樹爭滄寅疊
處譬爲山呀然忽成洞鑿橫陳類涅槃分峙譬翁仲

寅啾啾猿度悲貼貼鳥飛恐鑿躍冶祥金流黝聖聖
鐵凍寅化工孰燃爐氣機潛理綜鑿一整還一歆誰

迎復誰送寅陽山劃中開虎阜凜旁從鑿靈壁豈同
儕岐陽真異種寅仰窺天闕低側壓坤維重鑿蹲猊

怒將嚙奔馬猛難控寅有並若肩隨或分如鬪訟鑿
龍象整法筵鼙鼙失家術寅鑿須神禹功煉待媧皇

用巖巖挹孟軻侃侃立子貢洲邊樓碎槌江上城卧
甕鑿憑焉或言晉砮爾條賈宋寅五丁安能驅百神

互相奉鑿負戴賴鯤鯨點化謝鉛汞寅支傾力已疲

任大材堪中鏊攫拏鬼亦驚秀傑天所縱寅好事來

重尋佳句時一諷鏊寧能辭脚繭且得愈頭痛寅秦

禪偶遺吳漢封當始雍鏊扛非九鼎雄富比八珍供

鏊咄叱起老羝搏拊來儀鳳寅太湖隱見微遠山朝

挹衆沉船露危檣敗屋橫折棟苔古積成衣藤枯倒

穿縫鼻鼻下倒懸嵌空旁或擁凌競步難移瑟縮心

屢動幔亭危冠顛梵宇巧補空舉酒欲浩歌援琴時

一弄雲生殿閣浮風發鍾磬上帝闕九重下界市

一開目中無全吳胸次有雲夢便當結幽廬採擷當

月俸鏊

伯虎題水僊便面云江妃米作態姑射雪爲膚同邑

趙玄度談

六如題虎丘劒池石壁云弘治乙丑十一月十日侍

郎王鏊少鄉李旻憲副朱文來遊諸生唐寅等從雖

閱歲滋久莓苔剥落而石刻宛然聊爲識之

唐寅字子畏一字伯虎中南京解元有詩畫名月下

嘗乘白騾至虎丘以讒罷廢見虎丘志

張靈嗜酒醉則日日休小豎子尚稱醉士我獨不能

耶與唐寅善寅招靈飲直抵寢所呼曰日高春矣睡
 何為靈怒曰今日無酒雅懷不啓方入醉鄉又為相
 覺寅曰正欲邀子耳靈喜披衣與寅痛飲見皇明世
說新語
 溧陽蔣鴻臚承周為予言其尊人孝廉公有伯虎畫
 入駿圖一幅常懸于所居齋中一日延黃冠數輩修
 齋事乃束而寘諸牀頭事竣黃冠者別去數日矣偶
 于牀頭檢畫觀之祇存一空軸其畫竟成烏有豈八
 駿騰空耶抑為黃冠竊去耶皆不可得而知矣惜哉

錄舫

姚江邵百朋云曾與永嘉何无咎同在榆陽渠嘗口
 誦唐伯虎逸詩并小詞數闕皆種種絕倒皆集所未
 收惜弟不記得不錄得耳燕中記

伯虎詠破衣詩有錢仁夫屬和今不傳燕中記

伯虎作鴉陣圖有鴉數千頭從橫旋繞中有團聚酣
 戰若困垓心者尤為奇絕見畫譜

守質記唐寅撰文徵明書在蘇州金氏見墨池編

伯虎絕筆詩它本互異予僑居燕中友人邵百朋手
 一編來云此繫伯虎定本詩云一日兼他兩日狂已

過三萬六千場他年親識如相問只當飄流在異鄉
併記于此 燕中記

有吳士遊外郡遇一縉紳先生問金閨寫生孰爲擅
場荅以文徵仲又問文所服膺何人曰唐子畏也縉
紳首肯曰良然嘗見文先生私篆云維唐寅我以降

平聲

蓋維庚寅我以降唐之印記也聞者掩口

王道衡私記

梁谿舊俗元旦無春帖第以雙紅箋著兩門楣而已
唐先生嘗薄遊歲暮馳歸抵梁谿已除夕矣遂不能
復前旅夜無賴呼奚奴研險糜斗許爲各題二句云

閉門家裡坐禍從天上來一城幾徧詰朝門啓相與
爲神怪也余與君立飲孫子長師許偶譚及此君立
方鳩先生遺蹟促余志之 王道衡私記

余聞之長者有大帥從唐子畏先生乞詩爲題其策
云隨心燈下窗前筆濺血模糊陣上人大帥感泣而
去嗟乎材官之吏飲刃成功迺藉口籌幄者偃然居
之或反操文墨而議其後迨異日之史椽又以私意
褒誅之語謂君子畏三端由斯以觀鋒端又當畏筆
端矣因先生詩而聊以志慨 王道衡私記

唐伯虎詩集卷之三
予社友丁百原云伯虎有詞數闕贈其父孝廉公壽
已裝潢成卷奉為世寶俟南還當檢付梓今丁尚家
燕中竟未知合璧何時也

燕中記

太真全紀成隱几而卧忽有脩容玉貌者恍惚而臨
予前曰子能傳妾之事復能貌妾之真乎計有遺韶
當埒之以垂不朽予唯唯不知所以朝來入市偶有
持太真遺像者為唐六如臨本與予夢中所見毫髮
不差予欣然購得之因懷明皇自蜀道回曾圖妃像
于寢殿則當時固有善本六如之所摹者或本是與

至若先我而見夢則又一奇也

見李九標楊太真全紀

伯虎自題煮茶圖云束書杯茶甌就地吾事畢矣
不憶世間有黃塵汗衣朱門臭酒也此圖今在金臺
邵孝廉喻義家

燕中記

唐伯虎有金粉福地賦汗巾賦俱莫得其傳今金粉
賦已殺青所闕者汗巾賦耳

見孫伏生談觚

伯虎尚有廣志昭恤二賦俱不傳

見曹寅伯枝木

唐子畏解元詠帽有詩云堪咲滿中皆白髮不欺在
上有青天人多傳誦

見朱承爵存餘堂詩話

第以是月復舉一子舉之朝張幼于忽送唐六如手
書金碧經一吳匏庵手卷一第謂他日可成一段佳
話遂小名曰虎子而以匏翁字之

見袁中郎錦帆集

吳僧栢子亭與子畏最善一日僧往支硎山憇一店
舍其主人出紙筆求詩僧遂援筆戲書一絕云門前
不見木樨開惟有松梅兩處栽腹內有詩無所寫往
來都把轎兒擡揭之于壁久無解者一日子畏偶憇
其舍忽指壁間大咲云此詩誰人所作蓋嘲店中無
香燭帶馬耳同遊者爽然

見風流逸響

子畏少英邁不羈與南濠都君穆游雅稱莫逆江陰
有徐生名經者豪富而好事結交吳中諸公間與六
如友善徐故太學生弘治戊午歲大比徐通考官得
關節徐亦能文念非唐先生莫可與同事者遂以關
節一事語唐唐得之更以語穆是歲唐遂舉第一人
而徐與穆亦得同榜徐德唐甚相與偕計徐更通考
官程敏政家奴先期得場中試目復以語唐唐爲人
洞見底裏無城府如前語穆未揭榜前穆飲於馬侍
郎失其名邸寓與給諫華臬俱會有要宦謁馬馬出

接之與談會試事宦云唐寅又舉第一矣穆從隔壁耳之宦去馬入與穆語喜盈於色穆輒起嫉妬心遂語馬以故杲亦與聞之一日而徧傳都下矣杲遂論程并連唐徐至廷鞫兩人者俱獲罪程亦落職是歲凡取前列者皆褫名都以名在後反得雋而唐先生遂終身落魄矣唐後與穆終恨恨誓不相見如此累年有一友生游於兩君之門者欲合其交伺唐飲於友人樓居亟聞於穆乃語唐曰穆且至唐聞之神色俱變穆謂友已通情疾入樓襲見之唐瞥見遂躍樓

窓而下亟趨歸友人恐其傷也踪跡之已抵家口呼咄咄賊子欲相逼耶亦竟無恙兩人者遂終身不相見穆後官至太僕亦有文名子畏鬱鬱不得志以詩酒自娛其繪事不減顧陸云按此事絕無知者少嘗聞之陸蕙田先生先生陸海觀南之子性迂怪好談吳中故實云此事得之衡山文先生衡翁長者口不談人過云方語此時詞色俱厲且云人但知穆爲文人不知媚嫉反覆若此此事蓋實錄云予所聞六如畫絕少憶得西巖秦翁齋頭雪景一幅

唐介尺笺續卷之三
紙素幾濶三尺許山頭作磬做范寬樹石磊落有李
營丘意態亭中有人衣紅搦筆對景作苦吟狀是六
如得意筆也上題詩云雪花如蓆白漫漫賴有村醅
可破寒不避手皴猶弄筆灰香時節夜闌于今不知
落誰家

唐解元寅廢棄詩云一失脚成千古恨再回頭是百
年人晚更狂蕩嘗有二絕句云五陵鞍馬少時年三
策經綸聖主前零落而今轉蕭索月明胥口一江烟
又曰綠蓑烟雨江南客白髮文章閣下臣同在太平

天子世一雙空手掌絲綸其二則壽王太傅詩也其
傲慢不恭如此嘗刻其所用石記文曰龍虎榜中名
第一烟花隊裏醉千場

唐子畏客江陰夏氏款洽旬乞畫久未落筆一日
晨起作鶯鶯圖題詩云扶頭酒醒寶香焚戲寫蒲東
一片雲昨夜隔牆花影動猛聞人語喚雙文大凡詩
畫興至則工况名流乎

隋煬帝幸江都使殿脚女牽綵沿堤行或令人斷綵
女皆頓仆帝咲以爲樂有繪爲圖唐伯虎題詩其末

惜忘第二句漫存之不妨鳳毛麟角耳泛泛揚帆出

海查

第二句

一聲纜斷君王喜滿地春風滾落花

孫

胤伽記

唐子畏題崔娘像詩云

首句遺失六字身

次句又遺

六字

辰琵琶寫語番成恨栲栳量金買斷春一捻腰

肢底是瘦九迴腸斷向誰陳西廂待月人何在秋水
茫茫愁殺人徐文長渭和之曰彷彿相逢待月身不
知今夕是何辰行雲總作當年散胡粉空傳半面春
嫁後形容難不老畫中臨榻也應陳虎頭亦是登徒

子特取妖嬌動世人

孫胤伽記

余嘗閱宋尚書郎張公洎題識云在浚儀橋逆旅觀
正右丞筆跡襄陽圖窮極神妙襄陽之狀頽而長峭
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欵段馬一童總角負琴而
從風儀落落凜然如生每觀斯語心存目想恨不能
見一日檢步人畫笥展一巨軸卽襄陽圖也六如唐
先生題詩云雪霽天涯冷更嚴騎驢何處覓青帘蕭
條萬木空山裏短句猶堪信口占披覽爽然殊快心
目且喜且愕猶疑夢中事也其位置風格一如張公

所識後有賞識者云六如本色馬能至此是必宋人
大家數而六如隳括者耳然則六如已臻其妙蓋不
知右丞之妙更何如耶因購吳下名筆縮爲小景冠
于外編之首雖未能髣髴乎右丞抑亦庶幾乎惠崇
與惠崇唐僧善畫小景萬曆丙子上元梁源山人顧道洪跋
吳郡一僧以犯姦事發枷號通衢伯虎戲對僧吟曰
精光頂上着紫光頂有情人受無情棒出家人反做
在家人小和尚連累大和尚一時聞者無不絕倒見
風流逸響

戊寅春初看梅于吳中諸山于楞伽山會雅宜先生
子龍岡龍岡故六如唐先生子壻爲說唐先生事湯

識如左

此西巖秦翁游石湖紀事小引也其左方卽
記前所述都南濠事茲不復錄

有人以列仙圖求子畏題詠卽援筆云但聞白日昇

天去不見青天走下來偶然一日天破了大家都叫

阿瘡瘡

阿瘡瘡吳俗小兒羣奔之聲載輟耕錄
見風流逸響

金陵有一詩妓慕六如而未識六如一日故衣敝裘
作落鬼寒酸狀突過其弄妓凭闌含咲畧弗爲禮六
如指妓曰倚樓何事咲嘻嘻妓應聲曰咲你寒儒穿

布衣六如續云錦繡空包驢馬骨邠人騎過這人騎
見風流逸響

宸濠事敗六如幾不免當事者甚憐之然不能挽也
及見題壁一詩云碧桃花樹下大脚黑婆娘未說銅
錢起先鋪蘆蓆牀三杯渾白酒幾句話衷腸何時歸
故里和它咲一場遂保護其壁深白伯虎鬱鬱思歸
畧不與黨狀復奏得釋
見風流逸響

杜允高宴於卧佛寺舟子偷去庖丁腰圍又竊僧鞋
六如戲覆之云昨日蒙君訪客齋席間並沒雜人來

既偷厨子圍腰布又取山僧鞞脚鞋不是撐船黃矮
賊定然燒火白奴才如何手脚能零碎字到煩君賞

劈柴

見風流逸響

伯虎畫芙蓉下一鵝張口作唼唼狀生韵流動居然
神品隨題其上云警盜驅蛇策上功低頭也不免鷄
籠不如麥隴朝飛雉織翼雙雙雌逐雄字亦適媚今
畫頗脫神而丰韵不减宋崔白也
娛野園湯筆

唐六如雪景一幀紙素幾濶三尺許山頭作磬做范
寬樹石磊落有李營丘意態亭中有人衣紅搦筆對

景作苦吟狀是六如得意筆也上題詩云雪花如席
白漫漫賴有村酤可破寒不避手皴猶弄筆灰香時
節夜闌于此畫予友施仰峯所藏仰峯既亡其內人
作會銀三兩與我今歸蔣峯家以祝枝山壽文真
蹟一大幅作五兩換去事極可咲然不可奈何矣見
秦西巖故劔編

又六如作雨竹一幀學管夫人絹素不甚白而氣韻
濕潤墨瀋淋漓對之真若欲雨上題詩云一林寒雨
暮蕭蕭卧聽令人轉寂寥寂寥悞書記得浙江曾買

揮蓬牕深掩候春潮予以其絹不佳換與嘉興陳懷
泉去見秦西巖故劔編

唐六如洗梧圖水墨作梧桐四五株一童子捧水盆
一高士手沒布巾仰面看梧桐紙素極白大是神品
亦是巴亞歲雨中見之後從程秋泉所見一幅雖是
真筆却不如此幀神氣蕭散曩時憾阿堵物不曾得
之抵今有遺悔見秦西巖故劔編

唐六如小松一幀又梧桐小犬一幀皆絹素惜其上
題詩與畫不合易與人去見秦西巖故劔編

伯庸有水墨畫蘭一幀水墨牡丹一幀周公瑕各題
七言絕句一首 娛野園漫筆

伯庸齊雲山聯句詩云齊雲山與碧雲齊四顧青山
座座低此二句不知誰作末二句伯庸聯云隔斷往
來南北雁只容日月過東西亦自奇崛 娛野園漫筆

戊午六月二十五日予從梁溪崇安寺見六如美人
圖一軸凡畫美人者四共一背向而立皆宮樣粧也
一美人手執梳具若縣而未試者狀亦奇絕有白雲
山人陳涪題詩沙行一闕 娛野園漫筆

唐伯庸解元於畫無所不佳而尤工於美人在 錢舉

杜樾居之上蓋其生平風韻多也此倦繡圖從趙文

敏公墓來故設色之豔位置之工迥勝他日作至其

雅韻風流意在筆外則伯庸自有伯庸在覽者當自

得之沔陽陳玉叔爲詩人玉臺之儁得此圖甚珍之

以世懋伯庸鄉人也命書數語於後 右正敬美跋陳
玉叔倦繡圖

吾吳中三先生畫若沈啓南之蒼唐伯庸之密尚矣

至秀潤二字吾獨服膺文徵仲先生 石上敬美跋張
懋賢臨文太史

畫冊

伯虎畫人物山水甚多而翎毛艸蟲最為希有獨金陵張氏有長卷一軸中間布作蟻陣尤稱奇絕今歸維揚李氏矣

金陵張振寰識

南京報恩寺僧脩竹其祖數與吾吳唐沈文祝諸公游所得墨蹟甚富後遭回祿存亦無幾且其徒以貧鬻去惟白描達摩一軸尚存庚申秋日脩竹邀予展翫帝雖腐敗而精細絕倫達摩兀然危坐一經袂拋于其右方題一行云嘉靖癸巳春弟子唐寅畫

金陵

游紀

六如畫梔子花一幅露葉離披玉瓣瑩潤白于截肪雖根枝叢茂而向背開合生韻鮮活恍惚香氣馥郁從縑細吐也右題云天上僊真號玉卮偶然逢着散花時凡心欲藉香濺骨乞取金盤白露枝予從白門一賞鑿家得窺真蹟足稱神品

金陵游紀

伯虎有踈林獨步圖萬木叢雲一溪漾碧蕭蕭寥寥令人神往

金陵游紀

伯虎畫春夜宴桃李園手卷

着色無題跋

伯虎畫懷素作書手卷

不着色無題跋

伯虎畫山水手卷幾長四丈自題云正德辛巳夏五月晉昌唐寅倣宋郭河陽法寫於桃花庵之夢墨亭
金陵游紀

伯虎領鄉薦第一後試春官以題字見疑卒被黜
一圖書云龍虎榜中名第一煙花隊裏醉千場功名不終兆見矣見國朝圖書印譜

張靈嗜酒傲物或造之者張方坐豆棚下舉杯自酬目不少顧其人含怒去後過唐伯虎道張所爲且怪之伯虎咲曰汝譏我見舌華錄